

那对热爱生活的老人走了

□杨凡

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想再去东风电影院看一场电影。散场后，拉着爷爷的手，穿过电影院后面一排小棚林立的巷子，跑步上楼。门吱嘎一声开了，烤地瓜的浓郁香甜扑鼻而来，笑得一脸皱的奶奶探出身来说，“今天又演的什么片啊？”

没有血缘的爷爷奶奶

得知奶奶离世的消息是今年10月下旬，我正出差在海阳。求学、工作离家八年，在那个相对而言离家最近的地方，那一刻，家的感觉却遥远而飘渺。心一下子揪紧了，想到5个月前刚刚离世的爷爷，又隐约有一丝安慰。年过九旬的奶奶和爷爷重新团聚了，在另一个世界，继续他们朴素而美好的生活。

爷爷和奶奶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习惯了用他们孙子的名字来称呼他们，庆国爷爷，庆国奶奶。这样不礼貌的称呼，一叫就是二十多年。我的亲奶奶爷爷姥姥姥爷早年去世，对四老的印象已不甚清晰。在我刚出世不久，我家曾和两位老人是不长时间的邻居，没想到从此这“祖孙”缘分就一发不可收。

庆国爷爷和奶奶在老东风电影院后身的家，成了我童年时期最常去的地方之一，“感冒”或碰到放假，不用去幼儿园学校时，就能泡上一整天。

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两间大屋的样子。北屋墙上的相框里是爷爷奶奶的黑白照片，家具也是通体深褐色，裹着小脚的庆国奶奶终日盘腿坐在土炕上望着窗外风景，炕头比五六岁年纪的我还要高。南屋是他们孙子庆

国哥哥的房间，浅咖色的家具都是爷爷亲手打制的，大衣柜上的三维立体感花纹也是当年时兴的样式。南屋的阳台则是幼年时我的最爱之处，有奶奶种的五颜六色说不上名的小花，还有爷爷作画用的颜料、干木匠活用的尺、锯……以及，一堆旧树皮、树叶等常人看起来没用的破烂。

而庆国爷爷却对这些破烂像宝贝一样珍爱，用一双巧手赋予它们以新生。一张白色的硬板画纸上，奇形怪状的树皮被他修剪、着色再粘贴，可以变成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峰，或是一片海浪奔涌而上的礁石，再加上妙笔勾勒的人、树、花、鸟，就是一副栩栩如生的立体山水画。因为擅长书画，爷爷还经常被东风电影院找去，给新上映的影片海报画插图、写影讯。甘当爷爷跟屁虫的我，也成了电影院的常客，记不清在电影院里度过了多少“感冒休息”的日子。

怀念永难磨灭

爷爷爱好广泛，60多岁时还曾参加运动会，和小伙子一起跑马拉松，赢回奖牌、奖杯无数。与爷爷喜爱往外跑的脾性相反，因为一身病，庆国奶奶终日不出家门，大热天也要穿着厚衣服。虽身体欠佳，但奶奶极爱干净，把两间屋收拾的井井有条。阳台上

的花花草草是奶奶的最爱，学着姐姐们的的样子，年幼的我，也会偶尔偷偷掐下一朵鲜艳的小花，把花瓣碾碎在指甲上，忽然听到背后奶奶踏着棉鞋的声音响起，就一溜烟跑到桌前翻开小人书……“吃饭时嘴里的声音不要太响，只动自己跟前的菜……”奶奶虽不识字，但她教给年幼的我很多最朴素的道理。

北屋的墙上，还挂着一张庆国爷爷47岁时的自画像：偏分头、中山装，五官端正精致，是个标准的帅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读懂了画上爷爷的名字：赵佐四。随着认识的字越来越多，我却无奈地发现，去爷爷奶奶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


记忆中的老人永远保持着慈祥的笑容。

当多年以后，我已经成为一名记者，趁着过年的功夫去看望两位老人时，年近九旬的爷爷早已没有精力外出了。戴着助听器的他反复问我的工作，奶奶则依旧语调缓缓地说“记者，整天在外跑，张家长李家短，很辛苦吧。”我喉头发紧，说不出话来。欣慰的是，奶奶和爷爷抱上了重孙，四世同堂其乐融融。

还是那个铺着素色床单的土炕，奶奶躺在炕上，我轻轻抬腿坐在炕沿。我拉起奶奶颤抖的手，俯在她耳边说，“奶奶，这次我要在烟台多呆一段时间，可以常来看你了。”“好啊……好啊……”奶奶轻轻蠕动嘴唇，什么话也没多说。我看到她深陷的眼窝中眸子亮了，继而有泪光在闪烁。像极了幼年时我每次离开奶奶家，在巷子转角时回望，总能发现阳台上奶奶望向我的那份不舍。没想到，这竟是我和庆国奶奶的最后一面。

今年冬天雪下的特别晚。当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起来时，我想，热爱生活的奶奶和爷爷在天上一定看得到。

十月见面不想成永别

今年5月，在他最喜欢的季节里，93岁的庆国爷爷无疾而终。身在济南的我，没有来得及见爷爷最后一面。10月份回到烟台，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去看奶奶。

杭州劫囚案

27

收拾行装。看来这回咱们得去一次杭州了。”老福收好报纸说道。

三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到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。出了机场，拦了辆的士就直奔杭州市江干区派出所。

跟着老福进了派出所的大门，所长把我们迎进办公室，老福也没过多地寒暄，直接表明了我们的来意——为阎志君的死而来。

这位年轻的所长也不含糊，很快就让人把这起案件的相关文件送了过来。

阎志君，男，34岁，身高178公分，体重75千克，原籍安徽。系全国A级通缉犯，身上背有贩毒、故意杀人、投毒等十几项罪名。

于9月26日，在钱塘江涨潮的时候，被游人在之江路江滩发现了被潮水推上来的尸体。身体当时是被一个麻袋包着的，身上的身份证件、钱包、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在，没有手机，后脑处有一个被钝器所击打之后造成的伤口，但这不是致命原因，他是溺水而亡的。

档案上还有死者的照片：很桀骜的莫西干发型，那凸起的一丛被染成了黄色；国字脸，略带凶狠的斜八字眉，扁平的鼻梁，很宽的下巴……这……这不就和酆都江上老船夫说的那个夏福佑一个模样吗？阎志君果然就是那个假冒的老福，就是那个公然给老福下战书的人。可惜，他们第一次谋面，摆在老福面前的所谓对手，却是一具被浸得发胀的尸体。

之后老福就皱起了眉头，很久都没有舒展开来。阎志君的突然死亡，又推翻了他原来的设想，一向唯我独尊的老福

是不能忍受这一点的。突然，老福叫了起来，备车，我们去刑场。

派出所一个干警开的车，此刻正紧绷着脸目视前方，搭在方向盘上的手因为过度用力青筋都暴露出来了。所长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后排还坐了两个干警，他们也是目视前方，右手还紧紧地搭在腰间的枪套上。

车子很快就驶出了市区，在郊区一处山坳处甚至还开出了马路，直到了一丛茂密的树林里，车子才停了下来。

一行人步行回到马路边，老福拄着雨伞站在原地，扭头环视了一下附近的地形。而后往右手边一指，便率先带着部队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。

这条公路显然是从山中央开出来的，我们此刻所在的位置，就是被突然斩开路的山峡较高的一边。下面就是公路，对面是一个稍微矮小一些的山峡。老福让我们所有人都匍匐隐蔽好，只留一个干警用草盖住头，用望远镜向外探视，有情况及时通报。

“来了！”那个脑袋探出土堆、被野草掩护着的干警小声地叫了一句。还用手往上微抬，示意我们注意，进入警戒状态。

大家的目光“刷”地一下都投向了老福。老福开始轻声部署道：“如果我推理得没错的话，等会交上火了，我们先按兵不动。如果押送的狱警出了问题支持不住了，余所长带着你的人，我和你们再绕路到他们背后偷袭。”

一场火拼即将展开。老福侧头看了我一眼，小声说：“今天，是第二次押送阎同君去刑场的日子。”



◆书名：给福尔摩斯的信

◆作者：儒爵爷

◆出版社：古吴轩出版社

“可是一心想要给阎同君报仇的弟弟——或者说是也想要杀哥哥灭口的阎志君已经遭人杀害了啊。”我还是有些不解。

“阎家兄弟俩不过只是两枚棋子而已，过了有效期就是弃子了。历来主谋招徕的打手，无不外乎被灭口的命运。

不仅他们兄弟两个，齐万福亦是如此，或许还有更多的人。”老福说。

“近了！”那个盯梢的干警小声叫道。并没有想象中的场面发生，没有装备着先进武器的黑衣人，没有从某个角落里横飞出来的子弹，没有火光滔天，尸体横飞……

“轰！轰！轰！”巨大的爆炸声，三连响。

短暂的缓冲时间过后，再抬起头来往外面看去，只见车队已经只剩下四辆面目全非的，还在燃烧着的焦黑色躯壳。附近的路面上、山坡上，零星散落着一些被炸飞的部件，还有尸体——也分不出是公安干警的还是那剩下的两个死囚的。整个场面惨不忍睹。

“遥控炸弹！”老福挥手拦住了要冲出去救援的派出所警员们，他咬牙说道，“大家别轻举妄动，我们在暗处也在暗。可能还有狙击，打电话给上面反映情况吧，赶快叫支援。”

连载

7

纪清浅接到章亦深电话的时候，很有些吃惊，毕竟两人已经有这么久没有联络了。

她握着手机，许久才按下了绿色通话键。

“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听电话？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怎么？不想听到我的声音了吗？今晚有个酒会，我会带你出席。”

“我——”纪清浅本能地想要拒绝，她不喜欢出席这种场合，尤其是做章亦深的女伴，章亦深也很少带她去，他的女伴多得是，比她大方得体伶俐漂亮地更不知多少，实在没必要在身边摆一个木讷的花瓶让人瞧着发闷。

“我现在在公司，手头有点事，可能会迟到，7点钟我派人去接你，你待在店里不要离开。”

还未等她说话，电话便响了一声挂断，显示了主人的耐性已然耗尽。不明白章亦深在想些什么，明明不喜欢像个木头人的她，却偏要将她捆在身边。

准时7点，黑色的轿车缓缓而至，他向来准时，如同他的为人，冷漠而理性。车子稳稳地停在了一间俱乐部门口，门前已然停放了十数辆高级轿车，门童殷勤地上前引导司机泊好车，纪清浅率先走出车来。

夜晚的风微凉，她裹紧了身上的白色风衣，再将鬓发挽至脑后，举步走进店内。服务员含笑上前招呼道：“纪小姐，章总还没到，他交代过如果纪小姐到了的话，可先到贵宾室换好衣

服等他。”

纪清浅在服务员的引导下来到了贵宾室。服务员捧出了一件长裙礼服，礼貌客气地说道：“请纪小姐换上这件衣服。”衣服很精致华美，浅紫长裙。章亦深挑衣服的眼光一向一流，果然她从更衣室走出来后，一直在外恭候的服务员立刻就被吸引住了眼光，由衷赞叹道：“纪小姐真漂亮，这件衣服真衬你。”

“如果配上这条项链的话，那就更美了。”纪清浅浑身一震，章亦深正站在她的身后。

纪清浅正准备转身，却摇了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唔，不要动。”他竟然从西服口袋中取出了一条耀眼溢彩的紫水晶项链，打开扣钮，双手从她的发间穿过，将项链戴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今夜发生了太多的不寻常，纪清浅突然想起了正午看电视时，章亦深那般含暧昧与暗示的一句话：“我曾在××大学认识了一个朋友。”她的心一震，手上捏着的一块小蛋糕连碟子一起啪地落在了地上，声音虽小，但在这样人人衣冠楚楚注重仪表的场合却尤为显得惊天动地。章亦深蹙眉向这边看过来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眼中居然闪过一抹安慰的光。

而章亦深显然对她随口说出的“原来你回过家了。”这句话甚是满意，笑得胸腔震动，缓缓点头说道：“对，我回过家了。”

纪清浅自悔失言，轻轻从他怀中挣开，皱眉说道：“这里还有人呢，你别这么放肆！”

章亦深眼中狡黠的光芒一闪而过，眼睛示意她看向房中。

纪清浅转过身来茫然四顾，服务员最知情识趣，早在两人亲昵时就悄悄离去。

◆书名：七年一梦迟迟醒
◆作者：芬妮欣欣
◆出版社：朝华出版社



